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六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沈心醇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六

明 胡廣等 撰

☰☴ 巽下乾上

傳姤序卦夬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為卦乾上巽下以二體言之風行天下天之下者萬物也風之行无不經觸乃遇之象又一陰始生於下陰與陽遇也故為姤邵子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

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厚齋馮氏曰古文姤作遘遘遇也亦婚媾也以女遇男為象王洙易改為今文為姤雜卦猶是古文鄭本同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古豆反 取七喻反

傳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大是女之將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

道敗矣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

本義姤遇也決盡則為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為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為遇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不是說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中溪張氏曰姤一陰方生始與陽遇而遽曰女壯何也蓋陰陽往來機不容息未有剝而不復者亦未有夬而不姤者夫一陰方決於上而一陰已生於下陽不擬陰之來而與之邂逅故名

曰姤自姤以往為遯為否為觀為剝為坤皆初六之為也非女壯而何女壯則男弱故以勿用取女戒之也○誠齋楊氏曰陰陽之相為消長如循環然剝者陽之消然剝極為復不旋踵而一陽生夬者陰之消然夬極為姤不旋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為君子而喜必曰朋来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已為君子而憂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親暱之也○雲峰胡氏曰女壯諸家皆以為一陰有將盛之漸本義以為一陰當五陽已有女壯之象本義於復曰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積之踰月而復一陽之體始成而来復於陽言其理生之漸於陰不言者亦扶陽抑陰之意也況謂之復者本失之而今来復謂之姤者本非所望者而卒然值之也哉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傳姤之義遇也卦之為姤以柔遇剛也一陰方生始與陽相遇也本義釋卦名或問陰何以比小人朱子曰有時如此平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抵發生都即是一個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不是討個陰來即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李氏元量曰夬之一陰不為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為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月建一陰月曰遯賓則陰為主而陽已為之賓矣是姤主陰遇陽而為言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傳一陰既生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陰將消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凡女子小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也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本義釋卦辭隆山李氏曰以一陰遇五陽女下於男即相比附有女不正之象故曰勿用取女咸所以取女吉者以男下女得婚姻正禮故也若蒙之六三以陰而先求陽其行不順故亦曰勿用取女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傳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也陰陽不相交

遇則萬物不生天地相遇則化育庶類品物咸章萬物章明也本義以卦體言朱子曰大率姤是一個女遇五陽是個不正當底如人盡夫也之事聖人去這裏又看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来○隆山李氏曰姤巽下乾上有以坤之初六變乾初九之義是為天地相遇之象以畫觀之則一陰之生是為五月五月在辰為午南離之光所照耀者也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乎大夏非品物咸章而何○中溪張氏曰五陽在上而一陰生於下以陰遇陽是天地相遇也於時為夏至夫天地不遇則已遇則品物皆茂育而章著矣萬物相見乎離亦有品物咸章之義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傳以卦才言也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與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君臣以剛陽遇中正其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

本義指九五

朱子曰姤是不好底卦然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却又甚好葢天地相遇又是别取一義剛遇中正只取九五或謂亦以九二言非也○節齋蔡氏曰中正五也以剛明之才遇中正之位也○臨川吴氏曰九五以陽剛居中正之位故曰剛遇中正有德有位居尊臨下其陽剛之道得行於天下故曰天下大行卦之一陰遇五陽乃陰始生而消陽之卦然九五剛中正居尊位故彖辭雖慮小者之始生而勢漸盛彖傳又喜大者之居尊而道得行亦扶陽抑陰之意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傳贊姤之時與姤之義至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

涑水司馬氏曰姤遇也世之治亂人之窮通事之成敗不可以力致不可以數求遇不遇而已矣舜遇堯而五典克從百揆時敘禹稷皐陶遇舜而六府三事允治地平天成不然則泯泯於衆人之中後世誰知哉姤之時義大矣

本義幾微之際聖人所謹或問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川之說不同

何也朱子曰上面説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雲峰胡氏曰他卦言大矣哉者多是釋卦辭後別引天地聖人而極言之姤亦然本義不曰極言之何也蓋柔遇剛遇之不善者也別取一義曰天地相遇曰剛遇中正遇之善者也曰品物咸章曰天下大行亦既極言之矣姤之時義大矣哉非賛遇之大也一陰之生雖微可慮者大也人之為善亦既誠意忽有一念之自欺潛萌於中衆君子在上忽有一小人欲長於下幾微之際大可慮也故聖人謹之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傳風行天下无所不周為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為

周徧庶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為觀經歴觀省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為姤施發命令之象也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敕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為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節齋蔡氏曰風行天下物无不遇姤之象也施乾象命巽象誥四方取風行天下之象○趙氏汝楳曰天下有風與風行地上義頗同姤為太虛之風自上而下觀為地上之風旁行而遍歴

大虗之風吹號萬籟后之誥命象之○中溪張氏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鼔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鼔舞萬民風自天而下无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以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无相遇之理唯王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覩莫不鼔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李氏開曰天子曰元后諸侯曰羣后一國天下皆可言四方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柅乃履反又女紀反蹢直益反躅直録反

傳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

止車之物金爲之堅强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爲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爲况羸弱之豕雖未能强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一无 乎字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无能爲矣本義柅所

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云建安丘氏曰姤之所以為姤者在此一爻一陰始生非以金柅繫之則柔道何所牽制而不敢進雖然一陰方生其勢漸長終有不容遏者繫之正所以防之也○張子曰豕初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雲峰胡氏曰巽為繩有繫之象金柅剛而止物九二象繫于金柅非有以繫之也一陰之柔能自繫于五陽之下而不進是之謂靜正而吉也動而進則見凶矣一動一靜分而為一吉一凶之占使小人自擇焉又以一陰雖微而至於盛時設羸豕蹢躅之象使君子深自備焉其

為君子謀至矣然非特為君子小人言也吾心天理人欲之幾固如是也人欲之萌蓋有甚於羸豕之可畏者能自止之而不使滋長則善矣象總一卦而言則以一陰而當五陽故于女為壯爻指此一畫而言五陽之下一陰甚微故於豕為羸壯可畏也羸不可忽也○中溪張氏曰初六取象非一於本爻觀之則曰豕於二四觀之則曰魚於九五觀之則曰瓜大抵皆取陰物而在下之象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傳牽者引而進也陰始生而漸進柔道方牽也繫之于金柅所以止其進也不使進則不能消正道乃貞吉也本義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雲峰胡氏曰初曰柔道牽三曰行未

牽初柔有必進之勢而三之剛其行反不能進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賔

傳姤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在他卦則初正應於四在姤則以遇為重相遇之道主於專一二之剛中遇固以誠然初之陰柔羣陽在上而又有所應者其志所求也陰柔之質鮮克貞固二之於初難得其誠心矣所遇不得其誠心遇道之乖也包者苴裹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恱美故取魚象二於

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為无咎矣賔外來者也不利賔包苴之魚豈能及賔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中溪張氏曰魚陰物之美者指初六也初與四為正應魚本四之有也今九二先與初遇以陽納陰包而有之則二為主而四為賔矣此豈四之利乎故曰不利賔○息齋余氏曰姤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賔當如程傳即三人行損一人之意

本義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已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則其為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雲峰胡氏曰剥五陰曰貫魚姤一陰故但曰魚包如包苴之包容之于內

而制之使不得逸於外也二與初遇制之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過於衆姤之有魚將為剥之貫魚矣吁可畏哉或曰初應在四二豈能包之曰卦以遇合之女未嘗擇配也二近而先斯得之矣○李氏開曰剥之貫魚姤之包有魚皆陽能制陰者也故剥六五无不利而此亦无咎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傳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於外當如包苴之有魚包苴之魚義不及於賓客也潘氏曰二既有魚則不利於四反指為賓而不及之故四无魚也○中溪張氏曰當遇之時二近四遠一陰不能兼二陽揆之於義則不及賓也譬衆漁之取魚先至者一舉網而得之後至者雖善漁而利不彼及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傳二與初既相遇三説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也又為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也處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也次且進難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則不至於大咎一有字也

本義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

進齋徐氏曰姤者夬之反姤之三即夬之四也故皆有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但夬一陰在上故下之五陽皆趍而上姤一陰在下故上之五陽皆反而下其陰陽相求之情則然也夫九三之志亦在乎初初比二應四與三无繫三乃介乎其間求與之遇而承乘皆剛進退不能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雲峯胡氏曰三下不遇於初故有居不安之象前无應於上故有行不進之象○隆山李氏曰易之六爻唯九三自乾以下多厲无咎之辭豈非重剛不中須知戒懼然後危而復安者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傳其始志在求遇於初故其行遲遲未牽不促其行也既知危而改之故未至於大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傳包者所裹畜也魚所美也四與初為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四當姤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已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

民所以凶也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不失道而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為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本義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已故其象占如此臨川吴氏曰初者四之正應而為二所得故二之包中有魚而四之包中无魚也已之正應與他人遇猶男之失其配君之失其民也今雖未凶凶由是起矣○雲峯胡氏曰遇非正道故四於初為正應无遇之象遇既非正則唯近者得

之二與初為近二包魚四則无魚矣故其占如此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遠袁萬反

傳下之離由己致之遠民者己遠之也為上者有以使之離也本義民之去己猶己遠之朱子曰包无魚又去這裏見得個君民底道理陽在上為君陰在下為民○雲峰胡氏曰易象或以陰為小人或以為民以為小人遠之可也以為民民不可遠也小象是別取一義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傳九五下亦无應非有遇也然得遇之一有之字道故終

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側微之賢之象也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內蘊中正之德充實章美人君如是則无有不遇所求者也雖屈已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內積正誠則有隕自天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

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程子曰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逮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有天祐生賢佐之說

本義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倏有

之象也　朱子曰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來都换了這時節○隆山李氏曰姤所制在一陰爻中象魚瓜皆象陰也杞叢生性堅而壽瓜蔴柔而不正附麗而生易以滋蔓小人之性初六之才也九五包制之有杞包瓜象陽明之謂章易遇陰中陽皆曰含章九五當陰長之世居陽明之位故曰含章一陰之生此造化消息盈虛之運非人力所致九五當此時含其陽明之章以中正之道臨制之造次顛沛不離於天命之正則所遇之時又何擇哉○中溪張氏曰有隕自天猶碩果不食而剥落復生此言陰陽升降消長循環之理也剥之上九天位也復之初九地位也碩果自天而剥落於地復有生意存焉豈非有隕自天乎○雲峰胡氏曰二視初為魚五視初為瓜魚與瓜皆陰物之美者魚之餒瓜之潰必自内始二與初遇故包有魚五與初无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杞而欲包在地之瓜也然瓜

雖始生而必潰九五陽剛中正能包含章美靜以待之是雖陰陽消長時運之常而造化未有不可回者姤其將可轉而為復乎剝之一陽窮上而復生於下其有隕自天之象乎○雙湖胡氏曰九五本飛龍在天之主一步之初動纔不正昔之潛龍化為羸豕一小人之進局面頓更事體大異重煩諸君子包制而九五至於包瓜含章聽自天之有隕其視聖人作而萬物睹氣象為何如哉為人君者宜知所以謹其初矣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

傳所謂含章謂其含蘊蘊字一无中正之德也德充實則成章而有輝光

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舍音捨

傳命天理也舍違也至誠中正屈己求賢存志合於天理所以有隕自天必得之矣雙湖胡氏曰命謂天命命即理也志不違於天理所以有自天之福○中溪張氏曰五有剛健中正之德於一陰始生之際而知一陽復生之幾含晦章美以待乎時其志亦欲盡人謀以聽天命而已○臨川吳氏曰志不舍命辭意與遠民相似民之遠君由君使其民之遠也故不曰民遠而曰遠民天命之不違人由人能使天命之不違也故不曰命不舍而曰不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傳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已則如是人之遠之非他人之罪也由己致之故无所歸咎臨川吳氏曰剛而在上者角也至姤之終下之所遇者如角之剛也前不可進剛而能觸竟何為哉故吝○潘氏曰高而傷物者角也以此遇合誰其與之

本義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類隆山李氏曰當遇之時已獨剛亢不與物合是為吝道然

陰方長陽與之遇者要須有以制之如絲如包可也制之或失必反被陰邪之害獨上九巍然在上剛亢絶物雖无所合而亦不近陰邪可无意外之患○雲峰胡氏曰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於初陰无所遇故雖厲而无大咎上九以剛居上卦之上於初陰亦不得遇故雖吝而亦无咎遇本非正不遇不足為過咎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傳既處窮上剛亦極矣是上窮而致吝也以剛極居高而求遇不亦難乎

中溪張氏曰姤其角與晉其角皆取上窮之義○節齋蔡氏曰姤者以一柔遇五剛而成卦遇非正道唯近者得之而正應者反凶也二最近故先有之三之厲以隔乎

二而不遇也五之含章雖无相遇之道而處位中正也上之吝最遠而窮也四之起凶遇不利正應也○馮氏去非曰外三爻者内三爻之應初往見凶故四則起凶二包有魚故五則以杞包瓜三之臀厲无大咎上之角吝而无咎遠近淺深之間耳○建安丘氏曰姤遇也以一陰而遇五陽也故六爻以初陰為主而上五陽則皆以初取義凡陽之於陰遠則不遇唯近者得之二與初最近遇之最先者故曰包有魚四雖應初而初為二得非復已有故包无魚三介二四兩剛之間亦欲遇初以居則礙四進則礙三故有臀无膚行次且之象至五去初遠則无相得之理矣故但含章以聽天命之自至而已上又最遠者也故有姤角上窮吝之象○趙氏曰當姤之時小人固不可使之進為君子計亦不可无以蓄小人故聖人既戒初六之不可往又於二四五言所以包制之道三重剛不中上以剛居一卦之極故厲而吝然皆无咎者以

陰不相遇不與其進也

䷬ 坤下兌上

傳萃序卦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物相會遇則成羣萃所以次姤也為卦兌上坤下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為萃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言上於地則為方聚之義也

萃亨王假有廟 假更白反豐渙卦辭竝同

傳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 一无極字 也羣生至

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来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萃下有亨字羨文也亨字自在下與渙不同渙則先言卦才萃乃先言卦義彖辭甚明 程子曰萃渙皆立廟因而精神之萃而形於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意氣既散孝子求

神而祭无尸則不享无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
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
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
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
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朱子曰王假有廟是祖
考精神聚於廟又為人必能聚已之精神然後可以
至於廟而承祖考今人擇日祀神多取神在日亦取
聚意也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已祖考之精神萃於廟
○鄭氏剛中曰自四以下宗廟之象康成謂艮為門
闕巽木宮闕象○平庵項氏曰卦名下元无亨字獨
王肅本有王弼遂用其說
孔子彖辭初不及此字

利見大人亨利貞

傳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

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則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進齋

徐氏曰大人五也貞二五位正也當萃之時利見大人則萃道亨也然必利於貞聚不以正其能亨乎○西溪李氏曰宗廟者人心所係武王伐商載主而行高帝初興立漢社稷者以係人心也必得九五之位然後為萃之主故曰利見大人萃不以正其終必離故曰利貞○趙氏曰陽居五而五陰從之為比陽居五與四而四陰從之為萃二卦若相似也然比者衆陰始附之初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時也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又曰不寧方來後夫凶皆附之意也萃者二陽相比羣陰萃而歸之君臣同德萬物盛多之時也非下順上說不足以為萃豈特二五相應而已哉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傳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莫重於祭故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一作當然當萃之時而交物以厚則是享豐富之吉也天下莫不同其富樂矣若時之一无之字厚而交物以薄乃不享其豐美天下莫之與而悔吝生矣蓋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功立事貴

得可為之時萃而後用是以動而有裕天理然也

本義萃聚也坤順兑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為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為萃亨字衍文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乎宗廟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祭義曰公假于太廟是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已之精神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也物既聚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於正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

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辭　朱子曰彖辭散漫說說了王假有廟又說利見大人

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節地看見許多道理看到這裏見有這個象便說出這一句來又看見那個象又說出那一個理來然而觀象則今不可得見是如何地觀矣問卦取聚之意曰數句是占辭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繫辭焉而明吉凶之意○中溪張氏曰萃為豐盛之時則祭享之禮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則吉也處萃之時人心翕合以順而行故利有攸往也○雲峰胡氏曰王假有廟於萃渙言之者渙散也謂祖宗精神易散故為廟以聚之萃聚也謂聚己之精神然後能至于廟而聚祖考之精神也彖五句各自是一事聖人見萃有假廟廟象人見五為大人之象故曰利見大人亨言萃聚於下必見大人以為之主而後亨也又見五與二皆得正故曰利貞萃不以正其能亨乎利亨

利貞兩利字不相蒙孔子釋而合之謂聚之利於亨者以見大人則為所聚之正是乃利貞也後之說者但釋孔子之傳而文王之經隱矣又聖人見損之時二簋可用亨則萃之時必用大牲乃吉渙之時且利涉大川則萃之時必利有攸往也本義以為皆占吉而有戒之辭蓋言萃之時如是則亨且利否則不亨不利如是則吉否則不吉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說音悅

傳萃之義聚也順以一作而說以卦才言也上說而下順為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下說上之政令而順從於上既上下順說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

應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是不能也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名義中溪張氏曰萃之所以為聚者以其坤順而兌說也上有剛中之主而下得柔中之應此君臣聚會之際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傳王者萃人心之道至於建立宗廟所以致其孝享之誠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其極也中溪張氏曰王者至於有廟得以致其孝享之誠此敬之所聚也○臨川吳氏曰致者至其極也極盡孝享之道乃

能萃已散之精神也○胡氏曰人生則精神聚於身既沒雖欲見其容貌而不得聖人觀萃卦設為廟祧以聚祖宗精神於其間以盡孝子之心也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傳萃之時見大人則能亨蓋聚以正道也見大人則其聚以正道得其正則亨矣萃不以正其能亨乎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傳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豐聚之時交於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贍

乃可以有為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天命也本義釋卦辭 朱子曰順天命説道理彷彿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如此他是說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與以天下儉其親相似也有此理這時節比不得那利用禴之事○進齋徐氏曰大牲血祭之盛也物萃則用大牲以祭所以稱其萃之義也故吉時萃則動无不順故利有攸往○臨川吴氏曰物聚人聚而衆多之時祭者宜盛居者宜往此皆順天道之自然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傳觀萃之理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終始之理聚

散而已故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本義極言其理而贊之　白雲郭氏曰天地萬物之情所以聚者不過順說而已○進齋徐氏曰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不于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雲峰胡氏曰咸之情通恒之情久聚之情一然其所以感所以恒所以聚則皆有理存焉如天地聖人之感感之理也如日月之得天聖人之久於道恒之理也萃之所謂聚以正所謂順天命聚之理也凡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皆此理之可見矣故本義於所感則曰極言感通之理於所恒則曰極言恒久之道於所聚亦曰極言其理而贊之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上時掌反

傳澤上於地為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本義除者修而聚之之謂或問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朱子曰大凡物聚衆盛處必有爭故當預為之備如人少處必无爭纔人多少間便自有爭所以當預為之防也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於地上是水盛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中溪張氏曰兌澤之水上於坤地之上有散而方聚之象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防則亂除者去舊取新之謂戎器久則

必弊當簡治而除其弊壞也○雲峰胡氏曰除戎器
修兵器而聚之戒不虞者防民之聚者有時而散也
○建安丘氏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
亦亂也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
不虞而已如秦皇之銷鋒鏑鑄金人李唐之議銷兵
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席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
武以事四夷又豈
戒不虞之義乎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號戶羔反
握烏學反

傳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
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捨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

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一有聚守以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

本義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為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朱子曰不知如何說個一握底句出來○節齋蔡氏曰有孚應四也不終承也三柔相比亂萃

者也○雙湖胡氏曰初當萃之始何遽至失信亂萃號呼而貽笑乎皆陰柔不正應又不正故也捨衆陰而往從以陰陽相得可无咎耳取象有蒙全體義者此爻號笑一握蒙上兊艮故也○雲峯胡氏曰不終陰柔不能固守之象亂陰雜之象一握陰聚之象萃與比相似比初六有孚盈缶萃之初則有孚不終比初无應而孚信充實其終也自有他吉萃初與四應而惑於二陰是有孚而不能自守志亂而不无妄聚者也聖人戒之曰若號呼九四正應則二陰必以為笑唯勿恤二陰之笑而必往從應乎可以无咎矣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傳其心志為同類所惑亂故乃萃於羣陰也不能固其守則為小人所惑亂而失其正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禴羊畧反

傳初陰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終其孚故因其才而為之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微辭一作其辭微凡爻之辭關一作開得失二端者為法為戒亦各隨其才而設也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相待一作持則離二與五為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羣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

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一作其有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一有下字也以禴言者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焉是未誠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朱子曰孚乃利用禴說如伊川固好但若

如此却是聖人說個影子却恐不恁地想只是說萃
升卦同○進齋徐氏曰二五正應宜萃也二以柔居
柔中類聚而安於下五以衆歸於四有位而匪孚雖
應猶未萃也人之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二五本應
相引而萃則吉无咎○厚齋馮氏曰下卦中爻多引
其類如泰與小畜之二是也本文與五為正應引初
六六三以萃於五為得君臣之大義故吉而无咎○
建安丘氏曰君臣相孚之後上下皆以誠實相與不
尚虛文猶用薄祭亦可薦之於神明矣苟未孚而用
禴則非所利也○中溪張氏曰卦以用大牲為吉而
二乃以用禴為利何歟曰備物乃王者所
以隨其時有孚乃臣下所以通乎上也

本義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
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

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漢上朱氏曰禴夏祭以聲為主祭之薄也○雙湖胡氏曰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王氏註曰夏則陽盛矣其享以樂為主秋嘗則薦新冬烝則衆物備○雲峰胡氏曰二在三陰之中而與五應唯萃引上下而萃於五則吉无咎矣文之象占已備而於占之下又發孚乃利用禴之義以為卜祭之占者蓋謂萃之時用大牲吉然能如六二之孚則雖用禴亦利也本義謂虛中誠實發明孚字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傳萃之時以得聚為吉故九四為得上下之萃二與

五雖正應然異處有間乃當萃而未合者也故能相引而萃則吉而无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遽至改變也變則不相引矣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若不足何也曰羣陰比處乃其類聚方萃之時居其間能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可覬其未至於變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傳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於人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為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為二所不與也故欲一无欲字萃如則為人棄絶而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唯往而從上六則得其萃為无咎也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一體之上又皆无與居相應之地上復處說順之極故得其萃而无咎也易道變動无常在人識

之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萃於四與二不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為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於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從於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爻亦可小羞矣戒占者當近捨不正之強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則无咎也東谷鄭氏曰下二陰皆萃於陽三獨无附故咨嗟怨嘆而无攸利然三不以无應之故能往歸於上上雖不相得不免小吝而亦无咎也○建安丘氏曰萃初三兩陰皆萃四者聖人不欲其以不

正相萃故於初曰乃亂乃萃於三曰萃如嗟如深戒夫四之不可萃也而又皆斷以往无咎之辭往前進也欲其舍四而萃上也以正相聚何咎之有○雲峰胡氏曰號與嗟皆上兊口之象號可尤咎嗟何所利必不得已唯往從上六則亦可以无咎耳上六陰極无位又非正應故曰往无咎又曰小吝者以別初之往无咎也初往從四四其應也故无咎三往從上上非應也故雖无咎又以小吝少之本義以上為正應之窮交正應二字恐誤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傳上居柔說之極三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順而受之也東谷鄭氏曰上體說能巽而受之无咎也

九四大吉无咎

傳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為无咎也大為周遍之義无所不周然後為大无所不正則為大吉大吉則无咎也一作矣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

氏是也然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為一作能无咎也本義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

中溪張氏曰四處近君之位應初比三皆有求萃於四之意然四以陽居陰位則不當以臣得民聚不以正必得大吉盡善乃无僭竊之咎否則强君在上威權太過未有不召釁産禍者九四可以戒矣○建安丘氏曰此爻與隨九四同義隨四以上承九五而致天下之隨亦有强臣逼君之象在隨以有孚而後无咎在萃以大吉而後无咎聖人之戒深矣○雲峰胡氏曰比卦五陰皆比五之一陽萃四陰皆聚歸五與四之二陽四必大吉而後可以无咎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者也无尊位而得

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如益之初九在下而受上之益且戒之曰必元吉无咎然則萃之九四在上而受下之萃戒之固宜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傳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為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為一作能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為大吉乎白雲郭氏曰四得上下之衆而非君位故言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亾

傳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正其

位修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爲有其位矣作一

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也

則當自反以修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亾

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

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

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

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修德以來之如苗民逆

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

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修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為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本義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修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或問九五萃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朱子曰此言有位而无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

故人有不信當修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縉雲馮氏曰卦二陽爻所以聚衆陰也九四臣位九五之位則君也故九五之萃爲有位以四之位不當之也匪孚有悔也必盡君道元永貞然後匪孚之悔可亡○雲峰胡氏曰四必大吉而无咎矣五萃有位而无咎君臣之分也然既有位以別於四或有其位无其德所以爲五者悔當何如哉故又戒之曰雖有位可致天下之萃或有未信當修其元永貞之德則悔亡耳比獨以九五爲主故卦有元永貞之辭萃有兩陽爻故元永貞獨歸之九五元以善其始永貞以善其終比與萃非此三德未必始終盡善也○建安丘氏曰比以一陽統五陰一陽爲之主也一則專專則衆陰順從唯五之歸故五有顯比之吉萃以二陽統四陰二陽爲之主也二則分分則衆陰有萃四者有萃五者而五不得以專其萃故在五有匪孚永貞之戒此萃天下之道不如比天下之廣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傳象舉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本義未光謂匪孚　或問萃九五一爻似亦甚好而反云有位未光也是如何朱子曰見不得讀易到這樣且恁地解去若强說便至鑿了○雲峰胡氏曰四必大吉而後无咎位不當也五有位矣而匪孚志猶未光也然則欲當天下之萃者不可无其位有其位者又不可无其德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齎音咨又將啼反洟音夷象同

傳六說之主陰柔小人說高位而處之天下孰肯與

也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齎咨而涕洟也齎咨

咨嗟也人之絶之由己自取又將誰咎為人惡絶不

知所為則隕穫而至嗟涕真小人之情狀也縉雲馮氏曰萃

極而散窮无所歸之象齎咨嗟也涕洟悲泣也○錢氏曰初之號三之嗟上之齎咨涕洟皆陰柔之常態也

本義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如

此而後可以无咎也平庵項氏曰齎咨兊口之嘆涕洟兊澤之流○鄭氏曰自目曰

涕自鼻曰洟○建安丘氏曰上六居萃之終兊之極聚終而散說極而悲理之常也上六苟能於聚終說

極之時而以憂戚處之則无咎也○雲峰胡氏曰三求萃不得故嗟上陰柔无位亦求萃不得故齎咨涕洟然居兑終能反兑之説而憂者故无咎臨六五既憂之无咎亦下兑之終也夫萃極感之時也宜物情和説順適以應坤兑之象今也初則號三則嗟上則齎咨涕洟何也禍福倚伏而盛滿難居故大象有不虞之戒而六爻皆言无咎者必能補過而後无咎也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傳小人所處常失其宜既貪而從欲不能自擇安地至於困窮則顛沛不知所為六之涕洟蓋不安於處上也君子慎其所處非義不居不幸而有危困則泰

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擇安常履非據及其窮迫則隕穫躁橈甚至涕洟為可羞也未者非遽之辭猶俗云未便也未便能安於上也陰而居上孤處无與既非其據豈能安乎

中溪張氏曰五為萃主而上乘之故其心憂懼未敢自安於上也○建安丘氏曰萃聚也卦唯二陽而四陰皆求萃于陽者然九五得位失權九四有權无位故五萃有位匪孚四大吉无咎二與五應萃五者也以其得正則二引吉无咎初應三比萃四者也以其不正則初乃亂乃萃三萃如嗟如聖人欲其舍四而往萃於五故初與三皆言往无咎而上以柔乘剛則齎咨涕洟而已○隆山李氏曰萃六爻或有應无應或當位不當位而辭皆曰无咎乃天地萬物之真情

眞情相合吉多凶少故
也兹萃之所以亨歟

☴☷ 巽下坤上

傳升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於萃也為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為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長而益高為升之象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傳升者進而上也升進一作進升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

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本義升進而上也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内巽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進也

朱子曰升南征吉巽坤二卦拱得個南如看命人虛拱底說話○董氏曰升者柔進而上也柔進而上所以元亨由卦才之善也○潘氏夢旂曰升自下而上者也乃升之初宜擇所從惟見大德之人則无憂向陽明之方則得吉也○中溪張氏曰升進也升而上之則有大通之理是以元亨大人三也用見五應之也勿恤勿勞憂恤也南征前進也二能前進以應乎五則吉矣明夷合坤離成卦故九三亦謂之南狩○雲峰胡氏曰木生於地有進而上之象巽下坤上巽坤之中有離故有南象自巽而

坤其行自南故有南征之象晉與升皆取進之義晉則明已出于地上方進而未已故不假言亨升則木方生於地中他日可必其進而未已故言元亨欲進于位者用見有位之大人則不憂其位之不進欲進于德者用見有德之大人則不憂其德之不進然易以陽為大凡言大人者皆陽爻也萃見大人六二見九五之大人也升見大人六五見九二之大人也六五能下應九二之剛中則不必憂而有南征之吉專以德之進而言也○隆山李氏曰升首曰元亨何也以畫言也與蠱鼎大有皆九居二六居五故皆曰元亨此蓋主陽剛之畫有應于上而言之也

彖曰柔以時升

本義以卦變釋卦名　中溪張氏曰柔指六四也柔本居三進而為四自下升上時焉

而已故曰柔以時升○隆山李氏曰陰陽二氣迭為升降陰升則陽降陰降則陽升未有陽常升而不降陰常降而不升者反萃而升是二陽降居下三陰反居上故曰柔以時升○進齋徐氏曰升晉二卦皆以柔為主剛則有躁進之意晉自觀來六四上而為六五故曰柔進而上行升自解來六三上而為六四故曰柔以時升晉以五為主升以四為主也○雲峰胡氏曰剛而在上者常也柔升於上時也識時者方可與言易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傳以二體言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也謂時當升也柔既上而成升

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應於二能巽而順其升以時是以元亨也彖文誤作大亨解在大有卦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童溪王氏曰坤順也巽亦順也其曰巽而順則亦无適而不用其順也以此為升寧有未亨者乎○厚齋馮氏曰大亨則元主九二也九二以巽而順上以剛中而應上是以大亨乃上升之彖也六五升之主也知九二之才足以升也乃用順應之道以見之○胡氏曰易以陽為大巽順不足以大亨必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傳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上公升於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已之福慶而福慶及物也一作有

臨川吳氏曰六五見九二九二亦升而應之陰陽相得而有慶也○中溪張氏曰萃升皆曰剛中而應萃剛中在上其衆必聚升剛中在下其勢必進故萃以五為大人升以二為大人聚者下之所樂故利見大人進者上之所忌故勸以用見大人勿恤者言上之三陰勿以陽升為憂而陽升則有慶矣

南征吉志行也

傳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

行其志是以吉也中溪張氏曰九二苟能前進以輔乎五則己之志得行宜其吉也二言有喜即象之有慶也五言大得志即象之志行也〇平菴項氏曰用見大人勿恤戒行也南征吉勉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傳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為升之象君子觀升之象以順修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順則可進逆乃退也萬物之進皆以順道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

大升之義也 朱子曰因其固然之理而无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而之則其進得也孰禦

○中溪張氏曰地中有木順其生理則自萌蘖而拱把自拱把而棟梁長而不已升之象也盖物之高大者必以積其所積者必以順木之始生伏於地中積之不已其高可以干霄其大可以蔽日未見其忤者以順故也君子體巽順之象以其順德自微小積之可以至高大也順德坤地象積小以高大巽木象○白雲郭氏曰萬物之升其象皆如地中生木自毫末至合抱人莫見其升之迹者以順積而致之耳順則不逆於德積則為之有漸故能升而不已以極高大不然逆德暴行不升而困及之矣

本義王肅本順作慎今按他書引此亦多作慎意尤明白盖古字通用也說見上篇蒙卦 朱子曰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

一日不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也○勉齋黄氏曰升言順德謂物理之升皆以順積而致之本義順當作慎積小高大方有升義以其小而能高大則不可不慎故慎義為長○雲峰胡氏曰木之生也一日不長則枯德之進也一息不慎則退必念念謹審事事謹審其德積小高大當如木之升矣

初六允升大吉

傳初以柔居巽體之下又巽之主上承於九二之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於君當升之任者也允者信從也初之柔巽唯信從於二信二而從之

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則剛中以力言則當任初之陰柔又无應援不能自升從於剛中之賢以進是由剛中之道也吉孰大焉潘氏曰初六陰柔在下无應於上本不能升密比九二剛中之臣陰陽志合而相允九二援而升之所以大吉賢者在下而无與非遇特達之知何以自奮哉

本義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升之時巽於二陽占者如之則信能升而大吉矣王氏大寶曰柔自下升以剛而孚允升之象柔得剛而大大吉之象○雲峰胡氏曰晉三衆允下為二陰所信也升初允升上為二陽所信也以陰信陰不過悔亡以陽信陰故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傳與在上者合志同升也上謂九二從二而升乃與二同志也能信從剛中之賢一作道所以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傳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而事弱若黽勉於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一无以字久乎其可以有為乎五雖陰柔然居尊

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內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自不事外飾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自古剛强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為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无咎以剛强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相交其能免於咎乎

本義義見萃卦建安丘氏曰二與五為正應九二為巽木剛直之幹六五在坤地之中而能生木者也二五相應而相孚猶用禴祭亦可薦之於神明矣○臨川吳氏曰二剛中而應五然五柔未

易速孚故必待既孚於五而後乃利用禴也禴者宗廟之禮薄於常時者然誠孚於上而後用禴則上不疑其簡故无咎○中溪張氏曰萃六二以中虛為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以中實為孚而與六五應二爻虛實雖殊其孚則一也孚則雖用禴而亦利故二爻皆曰孚乃利用禴彖言剛中而應指此爻也○雲峰胡氏曰萃與升相反萃之二曰孚乃利用禴則宜如損六二十朋之龜言之於反卦六五可也今皆在下卦中文言之何哉萃六二求萃於上升九二求升乎上故其義同萃六二以柔而應九五之剛升九二以剛而應六五之柔其以至誠感應則一也故爻辭同而彖傳剛中而應之辭亦同○李氏元量曰萃之二柔也則疑於進之易故引吉无咎而後孚乃利用禴升之二剛也剛則能審義以進故即其才孚乃利用禴而无咎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傳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唯為臣之道无咎而已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凡象言有慶者如是則有福慶及於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而又一无又字有可一无可字喜也如大畜童牛之牿元吉象曰有喜蓋牿於童則易又免强制之難是有可喜也建安丘氏曰九二雖不言升而上下既已交孚豈唯无咎且有升進之喜也○縉雲馮氏曰二中也五亦中也中誠相感雖五升而不来以二之孚誠五亦不能不守貞待二而為之升階也二能感五五能待二乃成升道故贊

二為有喜五為大得志

九三升虛邑

傳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援應一作者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孰禦哉本義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坤故其象占如此雲峰胡氏曰陽一故實陰二故虛九三進臨坤陰如入无人之邑其升如此之易者剛正故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傳入无人之邑其進无疑阻也張子曰上皆陰柔往无所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傳四柔順之才上順君之升下順下之進已則止其所焉以陰居柔陰而在下止其所也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已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四之才固自善矣復有无咎之辭何也曰四之才雖

善而其位當戒也居近君之位在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故云如文王則吉而无咎也然處大臣之位不得无事於升當上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已則止其分焉分雖當止而德則當升也道則當亨也盡斯道者其唯文王乎

進齋徐氏曰岐山在禹貢雍州境南坤西南象王蓋指文王而言六四坤體本順又以柔居柔順之至也以順道而升此岐之王業所以亨也故有吉而无咎或曰升卦二四不言升何也曰五君位也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也其位不可升也升則疑于五而有逼上之嫌矣故在二言孚在四言順其義可槩見矣

本義義見隨卦或問亨于岐山朱子曰只是亨字此是王者有事于山川之卦○王亨于岐山與亨于西山只是説祭山川○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亨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雲峰胡氏曰隨上體兊兊正西羑里視岐山為西方故曰西山此卦上體坤坤位西南故只曰岐山山皆以在上卦取象萃曰亨曰禴升亦曰亨曰禴萃取精神之聚可以事鬼神升則言人能聚精神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傳四居近君之位而當升時得吉而无咎者以其有順德也以柔居坤順之至也文王之亨于岐山亦以

順時而已上順於上下順乎下已順處其義故云順事也中溪張氏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文王以服事殷豈非順事乎宜其有亨通之吉而无僭逼之咎六四不言升者可以昭文王順事之心也

本義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雲峰胡氏曰象自初文至五皆贊升之易順而升亦言其升之易也

六五貞吉升階

傳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

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指言九二正應然在下之賢皆用升之階也能用賢則彙升矣

沙隨程氏曰下應剛德之臣自二升五如階有級此人君升進賢臣之象

本義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以得吉而升階矣階升之易者

朱子曰六五貞吉升階與萃九五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无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雲峰胡氏曰九三升虛邑六五升階皆象升之易也九三剛正故无戒辭六五先貞吉之占而後升階之象

者謂升而不正則不吉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也○楊氏曰六五以柔得尊位其進甚易故曰升階○雷氏曰六五貞吉升階先儒以為踐祚蓋貞吉然後可以升天子之位也○中溪張氏曰坤為上故曰階六五柔進而上行貞正則吉階而升之則由岐山而豐鎬可以尊處九陛之上矣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傳倚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大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一作興患无賢才之助爾有助則猶自階而升也節齋蔡氏曰萃者澤聚於下故九五志未光升者木升於上故六五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傳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為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為宜矣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强不息如一作以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

本義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者也占者遇此无適而利但可反其不已於外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而已

馮氏去非曰冥升猶言冥行也○中溪張氏曰上六處坤之上升之極猶之晦冥陰暗而猶升焉此進而不息者也然貞而不息則利不貞而不息則何利之有若能以升位之心而移之於升德則譬山之積塵海之積汚愈增高大也易曰終日乾乾自强不息詩云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此非利於不息之貞也歟○蘭氏廷瑞曰冥者晦也升豫皆以陰升居上位故豫曰冥豫升曰冥升○雲峰胡氏曰豫上六冥豫戒以成有渝升上六冥升戒以利乎不息之貞者豫上震震動也欲動其悔過之心變其豫不為豫也升上坤坤順也欲順其不已於進之心移於不息之貞也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傳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

也不富无復增益也升既極則有退而无進也白雲郭氏

曰消息一理耳息則富而消則不富也○中溪張氏曰坤為冥晦陰虛為不富冥晦在上猶且升而不息豈知升極當降長極當消消則不能有其富矣○建安丘氏曰升卦之義以卦變言則柔以時升六自三上升而為四也以二體言則以巽升坤下三爻為方升之人也三爻皆受其升者以六爻言則六五貞吉升階居得尊位為升之主下四爻則皆来升者也初與三於五非近非應无據於五故初允升三升虛邑蓋可升而升者也如九二應五則礙而不得進故孚而用禴六四近五則進而不敢逼故亨而順事是知不可升而不升者也故二爻不言升至上處窮極之地不當升而猶升焉則是冥升而已矣升之道可易言哉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七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沈心醇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七

明　胡廣等　撰

䷮ 坎下兌上

傳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乏之義為卦兌上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无水之象為困乏之義又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

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所以為困也君子為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　龜山謝氏曰困井相表裏困為塞井為通困則澤中无水井則木上有水困有未濟井有既濟困塞而井通明矣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傳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一作知命一作安義乃不失其吉也况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本義困者窮而不

能自振之義坎剛為兊柔所揜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所以為困坎險兊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黙不可尚口益取困窮

朱子曰困卦難理會不可曉易中有數卦如此繫辭云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困是個極不好底卦所以卦辭也做得如此難曉如蹇剥否睽皆是不好卦只是剥卦分明是剥所以分曉困卦是個進退不得窮極底卦所以難曉其大

意亦可見矣○雲峰胡氏曰蹇能止則知足以避需不陷則義无所窮困之為卦上下三剛皆揜於柔窮而无所容此所以為困也然剛之困如此剛之亨自如處坎之險不失兊之説時雖困而道則亨身雖困而心則亨也他卦言亨與貞不貞則不亨亨由於貞也此卦言亨與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貞由於亨也曰貞又曰大人者困而能亨是為貞正之大人非不正之小人所能也剛柔自乾坤往來于二與上而以九居五未嘗變也是之謂貞是之謂大人此其所以吉而无咎也有言不信又戒處坎之險不可尚兊之口也○進齋徐氏曰兊口不掩言象坎剛中有孚信象坎兊相失故有言不信處困之時當務晦默尚口多言人誰信之困且窮而已故戒○雙湖胡氏曰以卦體言坎過兊而成困澤自涸于上坎自流於下兩不相得以卦爻言二為坎主上為兊主又居不相應之地兩不相向皆困之道蓋天地之氣由西而北則

其勢順故兊下坎上為節由北而西則其勢逆而坎下兊上斯為困也亨者以卦德言本義盡之以卦才言則二五剛中故亨貞主九五一爻言也大人兼指二五當困之時有二五剛健中正之大人以濟之吉无咎矣但二體終不相得故兊言而坎不信其亦居困之時而二五各自為謀者乎看来文王卦辭不過如此若剛揜之象已是夫子彖傳自發其意就彖傳釋之可也

彖曰困剛揜也揜本又作掩於檢反

傳卦所以為困以剛為柔所揜蔽也陷於下而揜於上所以困也陷亦揜也剛陽君子而為陰柔小人所揜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也本義以卦體釋卦名于氏

弇曰乾上九降居九二而之險坤六二上為上六而揜剛成困之義○東平劉氏曰不曰柔揜剛而曰剛揜者何也无所歸咎故以剛自揜為辭蓋卦為君子設也○縉雲馮氏曰下卦陽也陽寡而陷於二陰之中上卦陰也陽雖衆而在一陰之下陰為之主此陽剛之困君子窮之象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說音悅

傳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險而上說為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一作險艱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時當困而反亨身雖

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稱朱子曰困而不失其所亨這句自說

得好○誠齋楊氏曰坎一陽陷二陰之中兊一陰蔽二陽之上皆剛揜於柔也剛揜於柔君子揜於小人能不困乎然困而亨何也亨不于其身于其心不于其時于其道也○趙氏曰險以說在險而能說則無入而不自得矣其於處困也何有○中溪張氏曰處險而說如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柳下惠阨窮而不憫夫子厄於陳畏于匡孟子毁於臧倉身彌困而道彌亨唯君子能之○廬陵龍氏曰所守合為句亨守為句所如艮止之所之所雖在困中不憫不怍泰然不失其常處此之謂亨能此者其唯君子乎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傳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蓋其以剛中之道也五

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南軒張氏曰唯大人能處困凡人處之大則失節小則憂隕以中不剛耳○雲峰胡氏曰剛之困於柔猶人之困於疾使易專論其困而无以通之是知其疾而不能用藥也如是則安用易哉故彖曰困亨彖傳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彖以大人稱彖傳曰其唯君子乎蓋困而不失其所亨即是貞君子即是大人困而亨之君子其即剛貞之大人乎吉无咎由於貞貞由於亨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傳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窮也

以說處困故有尚口之戒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

吳園張氏曰兌為口在上故曰尚口乃窮○西溪李氏曰當遜言以避禍○雙湖胡氏曰夫子於困彖傳自以剛揜發伏羲卦彖文王卦辭初无是也以說處險則剛雖見揜而不失其所亨其唯二五剛中之君子乎又以卦德論之也貞大人吉无咎而釋之以剛中也之辭歸重又在九五一爻上有言不信而釋之以尚口乃窮也之辭是說上六雖窮於言而終不見信於坎坎兌相失而成困象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傳澤无水困乏之象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

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戹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程子曰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為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无以為君子蓋命苟不知无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其志其得禍得福皆已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本義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朱子曰困戹有重輕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時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須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身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個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戹有致命遂

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問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曰澤无水困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无所同屈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字却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是此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建安丘氏曰兑上離下其卦為革聖人象之曰澤中有火兑上坎下其卦為困聖人宜象之以澤中有水而曰澤无水何哉曰澤中不宜有火也而有火所以為革之象澤中宜有水也而反无水非困而何哉若亦言有水則困之義隱矣有无二字聖人蓋有深意存焉○中溪張氏曰澤所以瀦水今水在澤下則澤涸而无水所以為困君子觀困窮之象但委命於天而成吾之志而已拘羑里以演易厄陳蔡而弦歌此皆善處困者也致命遂志猶殺身以成仁也

致命有坎險之象遂志有兌說之象○東谷鄭氏曰在命者不可求在志者可遂所謂從吾所好者也○雲峰胡氏曰命在天志在我困則委其命於天困而亨則遂其志於我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臀徒敦反

傳六以陰柔處於至卑又居坎險之下在困不能自濟者也必得在上剛明之人為援助則可以濟其困矣初與四為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陰為不正失一作夫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陰揜是惡能濟人之困猶株木之下不能蔭覆於物株木无枝葉之木也四近君之

位在他卦不為无助以居困而不能庇物故為株木

臀所以居也臀困於株木謂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

居安則非困也入于幽谷隂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

既不能免於困則亦迷暗妄動入於深困幽谷深暗

之所也方益入於困无自出之勢故至於三歲不覿

終困者也不覿不遇其所亨也

建安丘氏曰初六居困體之下故曰臀株

木乃木之无枝者指九四也初本與四相應四方為

上六所揜猶无枝葉之木不能庇覆之故初不安其

居是臀困于株木也初又處坎之下是入于幽暗

之谷雖歷三歲之久而不能上覿乎四之正應也

本義臀物之底也困于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或問臀困於株木如何朱子曰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臀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又問伊川將株木作初之正應不能庇他說如何曰恐說臀字不去○中溪張氏曰人之體行則趾為下坐則臀為下初六困而不行此坐困之象也○臨川吳氏曰入于幽谷不能自拔以出於困也○平庵項氏曰初六在坎下故為入于幽谷即坎初爻入于坎窞也○雲峰胡氏曰卦名困以剛為柔所困也爻論困義非特剛困柔之困亦甚矣柔之困也困于株木困于石困于葛藟所困者槎枿之木纏繞之草困于石則又甚焉剛之困困于飲食困于金車困于赤紱飲食車服皆美物也六爻別而言之其崇陽抑陰亦可見矣○合沙鄭氏曰困坎兌相

重兊正西坎正北兊一陰始得秋氣而蔓草未殺故為葛藟之困六三秋冬之交蔓草葉脫而刺存故為蒺藜之困若初六在坎之下正大冬之時也蔓草為霜雪所殺靡有孑遺所存者株木而已三爻皆陰故繫以草木之象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傳幽不明也謂益入昏暗自陷於深困也明則不至於陷矣　張子曰處困者正乃无咎居非得中故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紱音弗亨讀作享

傳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君子安其所遇雖窮戹險難无所動其心不恤其為困也所困者唯困於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為困于酒食也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於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藴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來方且來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

也以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享祀享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享祀然其德既誠一作成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哲困於幽逺而德卒升聞道卒為用者唯自守至誠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安其所為困所動也失剛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諸卦二五以陰陽相應而吉唯小畜與困乃戹於陰故同道相

求小畜陽為陰所畜困陽為陰所掩也朱子曰朱紱赤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可詩中却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於理又似不甚通○白雲郭氏曰九二剛中之大臣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君子困於家食之際無飲食宴樂之奉其道則不可得而困九五之君子方將以同德而來求則困于酒食非所憂也

本義困于酒食厭飫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是反為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無凶害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享祀若征行則非

其時故凶而於義爲无咎也 或問困于酒食本義作饜飫於所欲是如何朱子曰此是困於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困於不好事者此爻是好爻當困時則是困於好事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好娛戲底物這時却發人不好底意思是因好物而困也酒食饜飫亦如此○問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事神則神應之○問困二五皆利用祭祀是如何曰他得中正又似取無應而心專一底意思○祭祀享祀想只說箇祭祀无那自家活人却享他人祭之說○中溪張氏曰坎爲水水潤萬物如飲食之養人故需五困二上下卦有坎體者亦皆有酒食之象況九二以剛居中自有方來之慶又豈真困于酒食也哉○雲峯胡氏曰困于酒食醉飽之過因饜飫而生苦惱者也視初之困于株木三之困于石有間矣所以初入幽谷三不見其妻二則有朱紱方來之

慶特五亦為柔所掩其來也緩故曰方來耳其占利於享祀而不利於征行困之時誠一切至可通神明不必急於往也无咎諸家以為誰咎則當如節之象曰又誰咎也今象曰中有慶則征凶者行非其時故凶而於義无咎也本義精矣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傳雖困于所欲未能施惠於人然守其剛中之德必能致亨而有福慶也雖使時未亨通守其中德亦君子之道亨乃有慶也或問象云中有慶也是如何朱子曰他下面有許多好事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傳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藜刺一无刺字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藜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一作也宫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一有則字唯死而已其凶可知

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困為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藜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而一无而字見乎本義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石指四蒺藜指二宮謂三而妻則六也其義則繫辭備矣朱子曰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

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為妻○中溪張氏曰石之為物堅確而不納者也指九四四與初為應三雖比四而四不納之矣坎為叢棘乃蒺藜也六三進則遇乎九四之陽如石壓其上而无所納是困于石也退則乘乎九二之陽如棘刺其下而失所憑是據于蒺藜也六三以陰居陽而上六以陰居陰故三以上為妻然三與上无應无應而入于其宮宜不見其匹耦而凶也○董溪王氏曰六三陰也而居陽自以為陽也故求配於上六然上六宮則是也而非其妻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雲峰胡氏曰六三本欲擠九二之剛然九二剛中正三陰柔不中正故自取困焉上六困之極悔則猶可至於吉如六三則上困於九四下據于九二以不正處二剛之間失其所安唯凶而已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傳據于蒺藜謂乘九二之剛不安猶藉刺也不祥者不善之徵失其所安者不善之效故云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傳唯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當困之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四與初為正應然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拯困則宜為初所從矣金剛也車載物者也以二

剛在下載己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金車也己之所應疑其少己而之他將從之則猶豫不敢遽前豈不可羞吝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茍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皆以陽居陰而二以剛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陰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剛柔之宜也本義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

能濟物而初六方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故其占雖為可吝而必有終也金車為九二象未詳疑坎有輪象也　中溪張氏曰坎為輿九二居坎體而又剛健故曰金車初六之來徐徐者以困于九二之金車也然四之志則在乎初始若可吝久必有終也○雲峰胡氏曰當困之時不可求以亟通故二曰方來五曰乃徐有說四曰來徐徐皆緩辭也初與四應其來之所以徐徐者為九二金車所隔也然陰陽相應正也九二隔之非正也邪終不得以勝正故始雖可吝而必有終也○潜齋胡氏曰九四欲來初六之心即初六欲覿九四之心其未覿未來者一時之間耳時移困解則欲覿者終於覿欲來者終於來故曰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傳四應於一无於字初而隔於二志在下求故徐徐而來雖居不當位為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

臨川吳氏曰下謂初志在於拯初也不當位謂居柔故其行徐有與謂與初為正應行雖徐終能就初而拯其困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說音悅

傳截鼻曰劓傷于上也去足為刖傷於下也上下皆揜於陰為其傷害劓刖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無與也赤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

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来也天下皆来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来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一作至誠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下无與何也曰陰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

德同而相應相求而後合者一无者也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與則非困故徐合而後有一无有字說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至誠乃受福也祭與祀享泛言之則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示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

開封耿氏曰享祀人神所以祀宗廟祭祀天子所以禮百神○節齋蔡氏曰享狹祭廣君臣之用異也○建安丘氏曰困卦二五蓋君臣同德以拯困象所謂貞大人吉者也卦於二爻互明其義故在二言朱紱五言赤紱在二言亨祀而五言祭祀也○雲峰胡氏曰九五君也亦言困

者下无應也然二雖非應而同德故一時雖困乃遲久而有說也二五取象皆相應二曰朱紱五曰赤紱紱所以行也二五不應欲遽行得乎故二方來五乃徐有說二曰亨祀五曰祭祀亦以二五當困之時必誠一切至如祭亨然則或有可通之理也二言征凶五不言者二在下不可急征以求上上之求下則不可以是例論也

本義劓刖者傷於上下下既傷則赤紱無所用而反為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揜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也占具象中又利用祭祀久當獲福

進齋徐氏曰二五同德始雖未應終則應也○潛室陳氏曰凡

易言祭祀處文多中實否則中虛中實則誠信之象中虛則誠信之理當困之時以九居五百事不利唯有中實利祭祀耳凡曰利祭祀則有亨通獲福之理焉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傳始爲陰揜无上下之與方困未得志之時也徐而有說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共濟於困也不曰中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也直比正意差緩盡其誠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賢則能亨天下之困而一无能字

享受其福慶也建安丘氏曰二言中而五言中貞所以釋彖辭貞守之義二言有慶五言受福所以釋彖辭吉字之義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藟力軌反臲五結反卼五骨反

傳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矣葛藟纏束之物臲卼危動之狀六處困之極為困所纏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與臲卼也動悔動輙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若能曰如

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為有悔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於困矣故吉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困而用剛險故凶上以柔居說唯為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無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

本義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

之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矣縉雲馮氏曰葛之附木最出木杪此上六困于葛藟之象也○雙湖胡氏曰藟蔓生上爻柔之象○中溪張氏曰困至上六困之極矣處困而能動輒得悔必知有悔艾之心斯有可出困窮之道故聖人特以征吉勉之○李氏舜臣曰自四以上困之極也自四以下處困之極而思有以通之也動固悔矣與其静而无悔孰若動而有悔為窮之通往則吉也○雲峰胡氏曰困窮而通其上之時乎然剛困不害其亨柔困不悔不吉兩悔字與豫悔遲有悔不同豫言悔遲則事必有可悔此言事雖可悔而能悔則吉聖人拳拳欲人悔過如此○開封耿氏曰處困之終有自通之路知柔不可牽捨之可也剛不可乘去之可也○鄭氏剛中曰困有不可動九二是也故征凶有不可不動上六是也故征吉○趙氏曰五爻皆不

言吉獨於上六言吉者要當時而不可欲速也九二征凶九四來徐徐九五乃徐有說至上六始有征吉之辭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傳爲困所纏而不能變未得其道也是處之未當也知動則得悔遂有悔而去之可出於困是其行而吉也

臨川吳氏曰未當者所處未得其當也吉行者能行而去之則吉也○建安丘氏曰困剛揜也卦以三柔揜三剛爲象然剛爲柔揜者吉而柔揜剛者凶下卦則以初三之柔揜九二之剛然初言困于株木三言困于石二則言困于酒食而象以爲中有慶是初三凶而二吉也上卦以上六之柔揜四五之剛然

四言徐有終五言徐有說而上則言困于葛藟而象以爲未當是四五吉而上凶也象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三剛爻之謂矣

☵☴ 巽下坎上

傳井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爲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爲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朱子曰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

進齋徐氏曰以卦體言初柔為泉眼二三剛為泉石四柔為井中空處五剛為泉實已汲將出井也上柔為井空處有全井象○隆山李氏曰自古國邑之建必先視其泉之所在是以公劉創京于豳之初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先卜其井泉之便而後居之也又曰坎者天一之水見於諸卦者皆諸水下流之失故多以險喻其在卦而得水之真性者惟井是也以畫觀之一陽實其中二陰闔其外譬之陽氣初回暖律於凝陰之中冬水因之而變溫此坎之真性也嘗以此觀天下之水其在冬而溫者獨井泉而已蓋得之地脈不失其本真及注之川澤風雨霜露之所剝失其本性无復有向來一陽之溫矣試觀井泉之水在人身則精血是也川流之水在人身則滓泆之類是也精血固藏者乃井泉生動之性而滓泆往而不反者諸水下流之失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来井井（喪息浪反）

傳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来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来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朱子曰井是那掇不動底物事所以改邑不改井○中溪張氏曰井德之地也而以不變為德下體本乾上體本坤初五剛柔相易而成井坤為邑變坤為坎改邑也坎水為井五以剛居中而不變是不改井也邑居其所而能聚可改而就井井居其所而有常不可改而就邑汲之而不竭故无所喪不汲之而不盈故无

所得剛往居五乘來居初往者得水而上來者求水於下往來皆井其井則无飢渴之害矣故曰往來井井

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汔許訖反繘音橘羸律悲反

傳汔幾也繘綆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繘於井同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毀敗也本義井者穴地出水之處

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為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汔幾也繘綆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其占為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　朱子曰汔至作一句亦未繘井羸其瓶是一句意謂幾至而止如綆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成也○建安丘氏曰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无喪无得井之德也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此三句言井之事汔至亦未繘井未及於用也羸其瓶則併失其用也此二句言汲井之事○厚齋馮氏曰繘關西謂綆汲水索瓶汲器文從缶瓦器也或謂古無桶故不取巽木象韓信以木罌渡師如尊罍古皆用木疑古以木為瓶從

止則又戶為之者此象巽木無疑○雲峰胡氏曰澤无水為困命也澤雖有水而井則有水性也知困之義則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盡性易性命之書而言之明且切者莫困井二卦若也改邑不改井三句為井言汔至三句為汲者言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性動亦定也汔至未繘井而羸其瓶人之於性知之行有未盡者其猶是乎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上時掌反

本義以卦象釋卦名義 隆山李氏曰坎三爻二陰在外為險陷井象也一陽居內陷二陰之中泉象也以巽遇坎巽木在坎水中巽水而上亦猶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者蓋汲井之象也井之汲為烹飲漑濯日用可既乎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傳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不有窮已一作无有窮也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常乃如是卦之才與義合也建安邱氏曰剛中五也剛則不變故邑可改而井不可改○林氏栗曰井者君子之德井不可改以其剛中也剛中者泉在中也○雲峰胡氏曰惟井之不改故不以往而喪不以來而得而往者來者自井井其井彖傳但言其體而用已該矣

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傳雖使幾至既未爲用亦與未繘井同非以濟用爲功水出乃爲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爲用矣是以凶也本義以卦體釋卦辭无喪无得往来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不復出剛中以二五而言未有功而敗其瓶所以凶也

建安丘氏曰井以上乎水爲功汔至亦未繘井猶未可以得水故未有功也既不得水併與其瓶而羸之則汲之用廢矣是以凶也○嵩山晁氏曰或謂彖主三陽言五井洌寒泉食是陽剛居得中正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三井渫不食是水未見於用未有功也二甕敝漏是既不得水併其瓶而凶之羸其瓶而凶

者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上如字又時掌反勞力報反相息亮反

傳木承水而上之一作来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本義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朱子曰木上有水井說者

以為木是汲器則前面却有瓶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直至樹末便是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菖蒲葉每晨葉葉尾皆有水如珠顆雖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問如此則井之義與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給人之食故取象如此○問程子井桶之說是否曰不然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漲上那水若作汲桶則解不通矣且與羸其瓶之說不相合也○臨川吳氏曰井之養人所及者衆君子觀其象教民以相養之道勞者問其勞而休息之也勸勤勉之意相助力也勸相者使之各勤勉以相助也○建安丘氏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養君子君勞乎民民助乎君古者井田之制或取諸此○雲峰胡氏曰井以喻性然則勞民勸相所以養人之性也而以君養民使民自養又有井

旧之義焉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泥乃計反

傳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為義六以隂柔居下上无應援无上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食也井之不可一无可字食以泥汙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无水則舍置不用矣井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蓋无以濟物也井本濟人

之物六以隂居下无上水之象故為不食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弱无援不能及物為時舍也本義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以隂居下故為此象蓋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

臨川吴氏曰井以陽剛為泉隂柔為上初六隂柔在水之下故為泥○雲峰胡氏曰井以上出為功初在井下泥而不為人所食矣井以汲而日新泥不可汲而為舊井而禽亦莫之顧矣○進齋徐氏曰人品汚下不能强于為善无用於世為人所棄觀於此爻可以知所當勉矣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舍音捨

傳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不食也人不食則水不上无以及禽鳥禽鳥亦不至矣見其不能濟物爲時所舍置不用也若能及禽鳥是亦有所濟也舍上聲與乾之時舍音不同本義言爲時所棄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射食亦反鮒音付

傳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初不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而就

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一作上出而養人濟物今乃下就汚泥注於鮒而已鮒或以為蝦或以為蟇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鮒也甕敝漏如甕之破漏也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可為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為用也井之初二无功而不言悔咎何也曰失則有悔過則為咎无應援而不能成用非悔咎

乎居二比初豈非過乎曰處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比初也本義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朱子曰鮒程沙隨以為蝸牛如今廢井中多有之○進齋徐氏曰井谷者井傍穴也射下注也鮒泥中微物蛙屬謂初甕汲水瓶也九二剛中上无應與下比初六不上出而下注有井谷射鮒之象又為泉竇可汲而作甕敝漏之象○雲峰胡氏曰井以上出為功二不應而下比於初以井言如井旁穴出之水僅能射鮒以汲井言如敝甕不足以上水而反漏於下○中溪張氏曰彖言羸其瓶即此之甕敝漏也巽體覆盂亦有甕敝漏之象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傳井以上出為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上无應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臨川吴氏曰與謂應无應在上故无提挈之以出者○進齋徐氏曰在井而射鮒在甕而敝漏皆无與之故也嘗謂人才生世自非果於暴棄甘為下流之歸者皆可與為善苟陽剛之稟資質之美者皆可以進德良由上无應與而為之誘掖汲引者故上達之難下達之易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渫息列反

傳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在井下

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為用居下未得其用也陽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為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為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清潔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效賢才見用則已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

下得被其澤上下竝受其福也本義渫不停汙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竝受其福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為時用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九三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大槩是說理決不是說汲井○若非王明則无以收拾人才○中溪張氏曰九三以陽剛之才而居一井之半則泥者去洼者渫此渫治之井泉可食矣泉可食而人莫之食非惟使我心惻也而行者過之亦為之惻然也然三有甘潔之泉而上遇汲者之明則美泉見食而邑人皆被其井養之功猶下有陽剛之才而上遇王者之明則賢才見用而天下竝受其利渫之福也○雲峰胡氏曰初六井泥而不食可也九

三井渫可食矣而不食何哉爲我心惻者非我心自惻也行道之人爲我而心惻也惻惻此水可用汲而不汲也惻惻其與應者才亦不能汲也汲之者其惟五乎五非應也而曰王明周公特筆也王明則汲之以汲物而上下並受其福矣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傳井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知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既以不得行爲惻則豈免有求也故求王明而受福志切於行也本義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爲惻也誠齋楊氏曰可食者泉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惻焉人之行者惻之非爲井惻也爲有

才德之君子不見用於上者惻也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无善汲則如无井有賢者无明王則如无賢仲尼曰王明不興天下孰能宗予然則九三之惻也井云乎哉君子云乎哉故微明揚之堯帝則大舜雷澤之漁父微明晳之高宗則傅說巖野之胥靡

六四井甃无咎甃側舊反

傳四雖陰柔而處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以廣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修治則得无咎甃砌累也謂修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修治其事不至於廢可也若不能修治廢其養人之功則失井之

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剛陽中正之君但能處正象上不廢其事亦可以免咎也本義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修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為井甃而占則无咎占者能自修治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中溪張氏曰井甃者甃而修之也井而甃矣則舊井完而新之俾勿壞然六四才柔雖未能施其井養之用而近承九五井洌之主苟能甃而治之修而潔之則將有汲引上出之功而无汚濁不食之咎矣○雲峰胡氏曰初才柔有井泥象三之渫渫初之泥也二位柔有井谷象四之甃甃二之谷也渫與甃其皆日新之功乎日新而不已寒泉之來不窮矣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傳甃者修治於井也雖不能大其濟物之功亦一作若能修治一有亦字不廢也故无咎僅能免咎而已若在剛陽自不至如是如是則可咎矣 平庵項氏曰泥與甃皆陰也初六不正在下故不能自修而為泥六四正而在上故能自修而為甃甃所以禦泥而達泉也有閑邪存誠之功故為修井之象○建安丘氏曰三在內卦渫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污蓋不渫則污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污此君子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洌音烈

傳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井洌寒泉食也洌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為美甘潔之寒泉可以人食也於井道為至善也然而不言吉者井以上出為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本義洌潔也陽剛中正功及於物故為此象占者有其德則契其象也嵩山晁氏曰井者陰之質也故靜而虛泉者陽之用也故動而實○沙隨程氏曰水始達曰泉坎水之正性則寒坎北方也○臨川毛氏曰二與五皆泉之潔者也三居麓下未汲之泉也故曰不食五出乎麓已汲之泉也故曰食○雲峯胡氏曰井至此初泥已浚二漏已修

井道全矣所謂井養而不窮者正在此爻寒者水之性也洌潔也三之渫潔之也潔之可食矣而不如五之食者何哉五在上三猶在下故也然則渫與洌性也食與不食命也○白雲郭氏曰洌言井之修潔主人事言寒言泉自然之性主天理言人事學也天理命也兩得之斯為至矣○合沙鄭氏曰井以陽為泉者水固天之一陽而生也巽二陽二在地位趨下射谷而非井矣三在人位居甃之下汲之不及不若坎之一陽浮溢於甃上也井欲溢而鼎戒盈德與器之辨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傳寒泉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為至善之義 建安丘氏曰井六爻惟五曰泉蓋九五為井之主位中而正泉洌而寒井之德已盡

美矣井至九五雖未能收上出之功而寒泉之食則興乎井泥之不食井渫之不食者非坎中之泉洌而且寒則人亦將出而吐之況食之乎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收詩救反又如字

傳井以上出為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一作人體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他卦之終為極為變唯井與鼎終乃為成功是以吉也建安丘氏曰上六有井口

之象收者汲器之出也幕者覆井之具也勿者禁止之也井以上出為功繘至於收而井養之用成矣聖人之心以博施濟衆為公而不以井養之利為私故勿幕焉夫惟收而勿幕然後天下信其心之公而有孚故獲大善之吉苟收繘之後復幕其井則非元吉在上井道之大成矣蓋內卦井道之小成外卦井道之大成也

本義收汲取也晁氏云收鹿盧收繘者也亦通幕蔽覆也有孚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為功而坎口不揜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然占者應之必有孚乃元吉也雲峰胡氏曰六陰柔非泉也而有收之象元吉之占何哉他卦

之終為極為變唯井與鼎終乃成功孚字例訓為信
本義曰有孚謂出有源而不窮也葢其出有源井之
體也其應不窮井之用也必
如此而後為盡性之極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傳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為
成功　雲峰胡氏曰象始末揭下上二字見井之用在
上而不在下初井泥為時所棄下也故在上則
由修而中正由中正而大成愈上則井之功愈大○
建安丘氏曰井卦六爻合而觀之一井也泉井實也
先儒以三陽為泉三陰為井陽實陰虛之象也九二
言井谷射鮒九三言井渫不食九五言井洌寒泉曰
射曰渫曰洌非泉之象乎初六言井泥不食六四言
井甃无咎上六言井收勿幕曰泥曰甃曰收非井之

象乎以卦序而言則二之射始達之泉也三之渫已渫之泉也五之洌則可食之泉矣初之泥方掘之井也四之甃已修之井也上之收則出汲之井矣又以二爻為一例則初二皆在井下不見于用故初為泥而二為谷三四皆在井中將見於用故三為渫而四為甃五上皆在井上而已見於用矣故五言食而上言收也○西溪李氏曰井六爻綱領最好初井泥二井谷皆廢井也三井渫則渫初之泥四井甃則甃二之谷既渫既甃則井道全矣故五爻井洌而泉寒上爻井收而勿幕功用始及物而井道大成矣又曰初與二在井之地故初泥而二谷三與四人位必盡人事故三渫而四甃五與上則得之天矣是以三才之位取義也

䷰ 離下兌上

傳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為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尅相滅息者也所以為革也又二女同居而其歸各異其志不同為不相得也故為革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傳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元亨利貞悔亡弊壞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无變動之悔乃悔亡也革而无甚益猶一有有字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本義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為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

日而後信又以其内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說之氣故其占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朱子曰鄭東卿解革卦以為風爐亦解得好初爻為爐底二爻為爐眼三四五爻是爐腰處上爻是爐口○卦中要看得親切須是兼象看但象不傳了鄭東卿易專取象如以鼎為鼎革為爐小過為飛鳥亦有義理其他更有好處亦有杜撰處○合沙鄭氏曰革有鼎革生為熟之象故爐鞴之象為正蓋以離火鼓鑄兊金從革也革而受之以鼎者以鼓鑄成鼎也○沙隨程氏曰澤火不相遇則睽相遇則革革也者從其所勝而已○隆山李氏曰已日乃孚言不信于方革之時而信于已革之日也○王氏曰民

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革之道所以已日乃孚也○進齋徐氏曰元亨利貞悔亡者變有大通之理也然必利於貞則其悔可亡變不以貞則事有不可勝悔者古人所以重改作也○雲峰胡氏曰日離象日入澤有已日象革必已日乃孚者民難與慮始革之初人未遽信必已日而後信也離明則約義理而非妄革兌說則隨時勢而非强革此所謂革之貞也不貞則所革人不信事不通悔不亡矣

凡彖未有言悔亡者此獨言之重改革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傳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為革息為止息又為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為生義革之相息謂止

息也程子曰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无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寒往則暑来暑往則寒来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本義以卦象釋卦名義大略與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為睽相息而為革也息滅息也又為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或問革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二否朱子曰意則一也但變韻而叶之爾○臨川王氏曰澤火非如坎離有陰陽相逮之道其相遇則相息而已其相息也唯勝者能革其不勝者爾○隆山李氏曰澤火相息必有一勝兑非北方之正水少陰之氣不能以敵南方之正火兑之陰畫下有二陽畫限之而離火從下暵之此火能革澤水也故有温泉而无寒火又曰睽彖曰二女同居其志

不同行革彖曰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不同行不過有相離之意故止於睽不相得則不免有相克之事故至於革○雲峰胡氏曰卦以相違為睽相息為革而既濟水在火上不曰相息者何也坎之水動水也火不能息之澤之水止水也止水在上而火炎上故息滅息之中有生息者存猶人一吸一噓而謂之一息亦有止而復生之義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

傳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為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已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為疑

者有矣然其乆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亾說音悅當去聲

傳以卦才言革之道也離為文明兊為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亾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唯革之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亾也

本義以卦德釋卦辭白雲郭氏曰明故見於未革之先說故見於已革之後○庸齋趙氏曰變革之難非內明而外說不可也內明則見理必盡外說則无咈於人情○雲峯胡氏曰彖未有言悔亡者惟革言之革易有悔也必革而當其悔乃亡當字即是貞字一有不貞則有不信有不通皆不當者也不當則不見革之亨雖有革之悔革而當其悔乃亡聖人慎之之意可知矣○楊氏曰革而當者如盤庚之遷始則其民之不孚迨夫遷都一定民情安然无所疑慮其悔乃亡使其革而不當則是嬴秦取井田而阡陌之取封建而郡縣之取鄉遂而兵農之安能免其所謂悔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傳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天地陰陽推遷改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時成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變改世故一作事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本義極言而贊其大也　朱子曰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翻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逐些補緝如錮露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

底從新鑄造一番非止補其鏬漏而已湯武順天應人便如此○易言順天應人後來盡說應天順人非也○順天應人革就革命上說言順天理應人心○李氏曰夏革春而陽事畢春革冬而陰事畢時變係焉湯革夏而為商武革商而為周天命係焉○建安丘氏曰大而天地造化密運潛移革春而為夏革秋而為冬陰陽代謝而四時以成況古往今來世代更變則革夏而為商革商而為周非湯武強為之也不過順天應人而已○中溪張氏曰夫時未當革聖人不能先時時有當革聖人不能後時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革而當其可之謂時故彖辭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雲峰胡氏曰順乎天而應乎人革言之兌亦言之兌悅也順天理應人心悅道也革重事也而必以悅道行之其義大矣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傳水火相息為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本義四時之變革之大者

朱子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歷明時○問革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則水滅了火不得見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曰澤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曰亦是恁地○林艾軒說因革卦得歷法云歷須年年改革不改革便差了天度此說不然天度之差蓋緣不曾

推得那歷元定却不因不改而然歷豈是那年年改革底物治歷明時非謂歷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個治歷明時底道理○澤中有火自與治歷明時不甚相干聖人取象處只是依稀地説不曾確定指殺只是見得這些意思便説○楊氏曰相生相尅者五行之自然水上火下相尅之義也澤中有火則相息必矣然不有尅何以相生不有革何以相因君子觀革之象知天地之屢革也如此於歷數以推之即時氣以明之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此无他治歷以明之也○臨川吳氏曰此變革之至大者也歷謂日月五緯之躔次時謂春夏秋冬之代序推日月而後可定四時故治歷所以明時也○雲峰胡氏曰四時以相生為革離兑之交以相克為革不相克何以相生善治歷者當能明之○西溪李氏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至者一歲之革歷元者无窮之革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鞏九勇反

傳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健皆速於動也其才如此有為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妄動則可也鞏局束也革所

以包束黄中色牛順物鞏用黄牛之革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

本義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為故為此象鞏固也黄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其占為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為聖人之於變革其謹如此

中溪張氏曰鞏有拘束之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黄牛象初剛在外為革蓋初處變革之始在下則非可革之位居初則非當革之時上无應援豈宜輕躁但當用此中順之道

固執而堅守之如用黄牛之革焉而不可妄動以有為也○雲峰胡氏曰革取卦名而義不同猶噬嗑取市合之義也易道尚變故貴之爻有不貴者存損之爻有不損者在而革亦不專言革也反其義為黄牛之革鞏而固之戒其輕也遯六二執用黄牛之革六柔順而二中正中順之道所固有也革初九鞏用黄牛之革離性上而剛不中中順之道所不足也下无位上无應不可有為惟可固守中順之道而已

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傳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為故當以中順自固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傳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為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巳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以二體柔而處當位體柔則其進緩當位則

其處固變革者事之大故有此戒二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也聖人因其有可戒之疑而明其義耳使賢才不失可為之時也本義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以革矣然必巳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戒占者猶未可遽變也雲峰胡氏曰一爻為一日初至二巳日也初无位二有位矣初无應二有應矣柔順中正而文明又有德矣有德有位而有應可革之時也而必巳日乃革之寧詳緩无遽急也如是則往吉而无咎聖人謹重之意可見卦曰巳日乃孚爻曰巳日乃革者君之革不待巳日其所革巳日而後孚耳臣待君之造始而後代終故巳日乃革之

○中溪張氏曰彖言巳日乃孚文言巳日乃革惟孚故能革也○王氏曰二五雖有澤火之異同處厥中陰陽相應往必合志不憂咎也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傳巳日而革之征則吉而无咎者行則有嘉慶也謂可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處而不行是无救弊濟世之心失時而有咎也

進齋徐氏曰六二當革之時上應九五其才文明其體柔順其位中正備此三者處革之至善者也然猶巳日而後革者亦不輕變也故以之征行則吉而无咎而有可嘉之功也凡卦中言嘉者皆二與五應如隨之孚于嘉遯之嘉遯是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傳九三以剛陽為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為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疑革言猶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則必得至當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所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在革之時居下之

上事之（一作有）當革若畏懼而不為則失時為害唯當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剛明審稽公論至於三就（一作俟）而後革之則无過矣本義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也朱子曰革言三就言三番結裹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個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於三番然後說成了卻不是三人來說○瀘川毛氏曰火居澤下能无危乎往則凶而居則危本爻適當其會也○建安丘氏曰革之征一也而二征吉三征凶者蓋以六居二其才順而位中又時而革革而當者也故以征則吉以九

居三其才剛而位偏過時而革革之不當者也故以征則凶革雖同而時位異也○雲峰胡氏曰革貴乎中初九不及乎中故勉以鞏用黄牛之革九三過乎中故戒以征凶貞厲以其過剛也故恐其征而不已則凶以其不中也又恐其一於貞固而失變革之義則厲故必革之言至三就審之屢則有孚而可革矣兊為口有言象第三爻有三就象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傳稽之衆論至於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己之私意所欲為也必得其宜矣本義言已審進齋徐氏曰初未可革二乃革之三則有

孚而變革之事成矣凡事詳審至再至三則止矣革至於就又何往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傳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係一有无字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為也謂革之也既

事當而弊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唯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義无常也隨時而已本義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明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節齋蔡氏曰革則有悔悔亡革而當也當則人心皆信之矣故可改前之命令湯武革命是也○雲峰胡氏曰三剛居剛故征凶四剛柔

不偏故悔亡然必有孚則有改命之吉下三爻方欲革故而為新故有謹重不輕改之意上三爻則故者已革而為新矣故不言革直言改命至鼎則曰凝命革而後可改改而後可凝也爻在離火兊澤之交其夏令改而為秋令之時乎九四有其時有其德亦既改命矣必有孚乃吉甚矣天下事不可輕改也其謹重之意可見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序也未占而有孚積孚之素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傳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一作也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為本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信猶不可行也況不當乎中溪張氏曰革至於四則革者當矣象所

謂革而當其悔乃亡是也故乾九四亦曰乾道乃革有孚謂上下信之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傳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龍虎大人之象也變者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之乃大人之變也以大人中正之道一作德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天下蒙大人之革不待

占決知其至當而信之也朱子曰未占有孚伊川於爻中占字皆不把做卜筮尚其占說○伊川言所過變化事理炳著所過謂身所經歷處也

本義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爲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或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變君子豹變是就身上變朱子曰豈止是事上也從裏面做出來這個事却不只是空殻子做得火王其命維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彪炳明俊德然後黎民於變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

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這個裏破補這一些如世人些小功只是補如聖人直是渾淪都換過了如鑪鞴相似補底只是銅露聖人却是渾淪鑄過○漢上朱氏曰兊為虎虎具天地之文然未著也變則其文炳然○雲峰胡氏曰乾九五飛龍革九五虎變皆大人造之象下卦言革上卦言改言變革道愈進而愈成也虎變則希革而毛毨蓋仲夏毛希而革易仲秋毛落更生潤澤而鮮好卦體離夏革為兊秋故有此象此所謂變即孟子所謂存神過化與天地同流而非區區小補之事也未占有孚諸家皆以為不待占決而人自信之本義亦然蓋革重事也占當在未革之先而孚又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必如成湯未革夏命而室家已相慶於來蘇之先乃應此占不然湯武之事未易舉也如此則九五象占雖若美之之辭而中實含戒之之意○蘭氏廷瑞曰乾之飛則曰龍革之變則曰虎要之為大

人則一也堯舜之揖遜天下唯德之見故曰龍湯武之征伐則有威存焉故曰虎○雙湖胡氏曰文王卦辭於蒙比發筮義周公又於此爻發占義不但可見易爲卜筮作又可以見聖人於君師變革等事謹重不敢輕如此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傳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

程子曰虎變文章大故炳豹變文章小故蔚○臨川吳氏曰炳者如火日之光明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傳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革

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龍虎大人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為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烝乂蓋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為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為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極而

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復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居貞非爲六戒乎曰爲革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无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

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絶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本義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吉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占者如之王氏

湘鄉曰豹虎之小者文次於虎均為能變特其文有炳蔚不同虎文疎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
五與上革道成矣故皆言變九居五者皆陽也大人虎變之象六居上者皆陰也君子豹變之象○臨川吴氏曰處革之極革道終矣君子變革其外而有文小人變革其外而順君復何求哉静守可也征行則凶矣○雲峰胡氏曰虎豹皆兑象豹小於虎兑說見於上有革面象二三四五皆革者上則從革者也君子小人以位則有上下以德則有正邪今既无不革矣此時豈可復有往哉惟居貞不動則吉革非得已之事初未可革當中順以自守上既已革當靜正以自居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傳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中人以上

莫不變革雖（一作唯）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革易其外以順從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則凶矣

節齋蔡氏曰蔚者隱然有文之謂柔順故如此○或問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蓋事有新故革者變故而新也下三爻則故事也未變之時必當謹審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為新事矣故漸漸好朱子曰然○建安丘氏曰革之彖曰已日乃孚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孚謂信于人心當謂合乎天理此革之道也在革六爻初未可革故曰鞏用黃牛之革而象言其不可有為二之時可革矣故曰已日乃革而象稱其行有嘉三革道已成无所事革故曰革言三就有孚而象以又何之釋之此革三爻之序

也至六四則因下卦革之未善者而更改之故曰有孚改命吉改則輕於革矣五言大人虎變上言君子豹變則論從革之效變者革之成改又不足論矣○中溪張氏曰象言巳日乃孚革而信之而爻之三四五皆曰有孚則知變革之道非有人心之孚信不可為也下卦三爻皆言革上卦三爻或言改或言變蓋變乃革之成而改猶未也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七